

SHERLOCK HOLMES

经典插图
全译珍藏版

Sherlock Holmes

福尔摩斯

探案全集 下

(英) 柯南·道尔◎著 徐 枫等◎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下

福尔摩斯探案

全集

恐怖谷

最后的致意

福尔摩斯新探案

(英)阿瑟·柯南·道尔◎著
徐枫◎等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/ (英) 柯南·道尔 (Conan Doyle, A.) 著; 徐枫等译.
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3
ISBN 978-7-5502-1373-9

I. ①福… II. ①柯… ②徐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3345号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出品人: 王笑东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李伟 肖 桓

文字编辑: 宋亚荟

版式设计:  同人内 (北京) 有限公司

封面设计:  同人内 (北京) 有限公司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155千字 1092毫米×787毫米 1/16 65印张

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373-9

定价: 108.00元(全三册)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目 录

恐怖谷

第一部 伯尔斯通惨案

- 一 警告 / 712
- 二 福尔摩斯的讲述 / 717
- 三 伯尔斯通惨案 / 722
- 四 黑暗 / 727
- 五 剧中人 / 733
- 六 黎明的曙光 / 740
- 七 谜底 / 746

第二部 死酷党人

- 一 怪人 / 755
- 二 帮主 / 760
- 三 维尔米萨三四一分会 / 769
- 四 恐怖谷 / 778
- 五 最黑暗的时刻 / 783
- 六 危险 / 790
- 七 伯尔蒂·爱德华兹的诱捕 / 795
- 八 尾声 / 801

最后的致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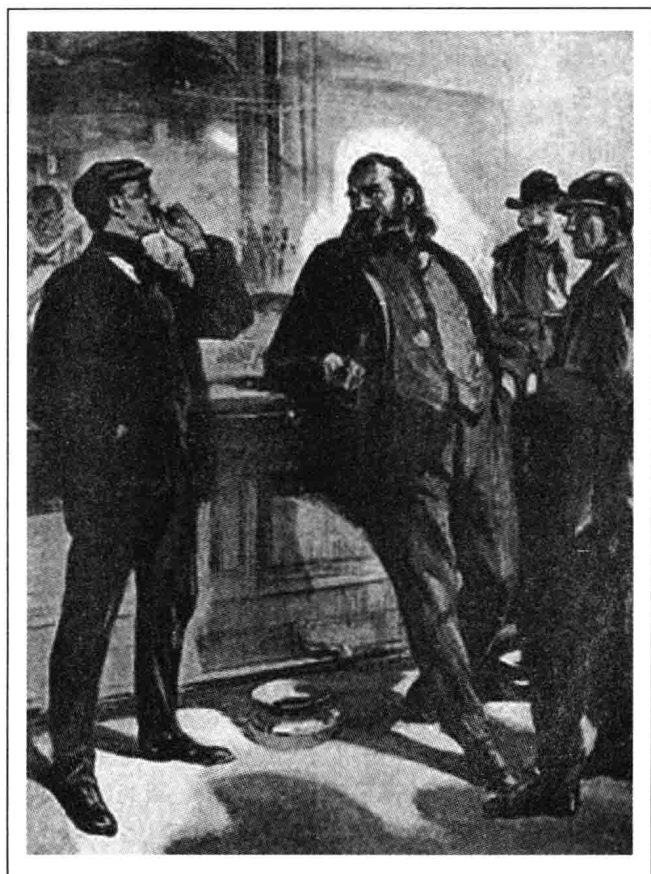
- 序言 / 804
- 威斯特里亚寓所奇遇 / 805
- 硬纸盒奇案 / 822
- 红圈会奇案 / 835
- 布鲁斯—帕廷顿计划 / 846
- 临终的侦探 / 864
- 弗朗西斯·卡凡克斯女士失踪案 / 873
- 魔鬼脚根 / 885
- 最后的致意：夏洛克·福尔摩斯的收场白 / 899

福尔摩斯新探案

- 序言 / 910
- 显赫的委托人 / 911
- 皮肤变白的士兵 / 925
- 王冠蓝宝石案 / 937
- 三面山墙案 / 948
- 吸血鬼 / 958
- 三个同姓人 / 968
- 雷神桥谜案 / 978
- 爬行人奇案 / 992
- 狮鬃奇案 / 1003
- 戴面纱的房客 / 1014
- 肖斯科姆老宅案 / 1020
- 退休的颜料商 / 1031

恐怖谷

青闰 译





第一部 伯尔斯通惨案

一 警告

“我倾向于认为——”我说。

“我应该这样做。”夏洛克·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说。

我相信自己是一个最能长期忍耐的人，但我要承认，我对他这样挖苦打断我的话感到恼火。“福尔摩斯，”我严厉地说，“你有时确实让人有点儿难受。”

他正聚精会神地想着心事，所以没有马上答复我的抗议。他支着一只手，面前放着一口未尝的早餐。他盯着刚从信封里掏出的那张纸，然后拿起信封，对着灯光举起来，非常仔细地观察信封的外观和口盖。

“这是波洛克的笔迹，”他若有所思地说。“尽管我以前只见过两次波洛克的笔迹，但我毫不怀疑。希腊字母 ε 上端奇特的花体与众不同。但是，如果这是波洛克写的，那它一定是头等重要的事情。”

尽管他是在自言自语，而不是对我说，但这些话还是引起了我的兴趣，使我心里的火顿时烟消云散。

“那么，波洛克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华生，波洛克是笔名，仅仅是一个身份符号，但它背后却是一种善于应变、不可捉摸的个性。在前一封信里，他坦率地告诉我，这不是他自己的名字，而且我很难在这座大城市成百上千万的人中找到他。波洛克之所以重要，不在于他本身，而在于他接触的那个大人物。华生，你自己想象一下鲑鱼和鲨鱼、豺狼和狮子在一起的情景——任何无足轻重的东西和望而生畏的东西同行的情景：不仅可怕，而且险恶——险恶至极。在我看来，他正是这样一个人。你曾经听我说过莫里亚蒂教授吗？”

“那个手段高明的罪犯，在窃贼中赫赫有名，就像——”

“让我脸红，华生！”福尔摩斯以轻蔑的口气低声说道。

“我刚才是准备说，公众对他一无所知。”

“机灵！难得机灵！”福尔摩斯大声说道，“华生，想不到你也渐渐有了俏皮幽默的性情，我一定要小心提防。不过，你把莫里亚蒂称为罪犯，从法律上来说，是在诽谤——而这正是奇妙之所在！他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阴谋家，是全部恶行的组织者，是黑社会的操纵者，是成就或损害民族命运的策划者——就是这个人！可是，大家普遍对他毫不怀疑，也没有人责难他，他的为人处事和谦逊风度令人钦佩，因此就为你说的那几句话，他就能把你拖上法庭，罚你一年的津贴，赔偿他的名誉损失。他不就是《小行星力学》的作者吗？这部书上升到纯数学的高度，据说科学出版界没有人能对它提出批评。这种人是可以诽谤的吗？满嘴脏话的医生和遭到诋毁的教授——这就是你分别扮演的两个

角色！那是天才，华生。可是，只要那些小人不伤害我，我们肯定会得胜。”

“但愿我能亲眼看到！”我虔诚地大声说道。“可是，你刚才说到了波洛克这个人。”

“啊，是的——所谓的波洛克属于这个环节，离它连接的那个大人物并不远。波洛克不是完全牢固的一环——不要告诉别人。就我所能探测的情况来说，他是那个环节中唯一的缺陷。”

“可是，一环薄弱，整个环节都不会牢固。”

“完全正确，我亲爱的华生！因此，波洛克特别重要。一是他还有一些基本的正义感；二是我偶尔采取迂回方式送给他一张十英镑的钞票，通过这种明智的刺激鼓励，他曾经事先送给我一两次有价值的消息——最高价值就是预见和防止犯罪，而不是惩处犯罪。我毫不怀疑，如果有密码，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通信具有我指出的那种特性。”

福尔摩斯又把那张纸平放在空盘子上。我站起来，在他后面倾身注视着那段奇特的文字，文字如下：

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

道格拉斯 109 293 5 37 伯尔斯通

26 伯尔斯通 9 47 171

“你从中了解到了什么，福尔摩斯？”

“显然是想设法传达秘密消息。”

“可是，没有密码的密码信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一点用也没有。”

“你为什么说‘在这种情况下’？”

“因为有许多密码，我念起来，就像看报纸私事广告栏里的内容一样容易：那些粗糙的东西对人的智力而言，会让人感到有趣，而不会使人心智衰弱。可是，这不一样。它显然是指某本书某一页上的那些词。如果不告诉我哪本书哪一页，那我就无能为力。”

“可为什么是‘道格拉斯’和‘伯尔斯通’呢？”

“显然是因为那本书上没有包含那两个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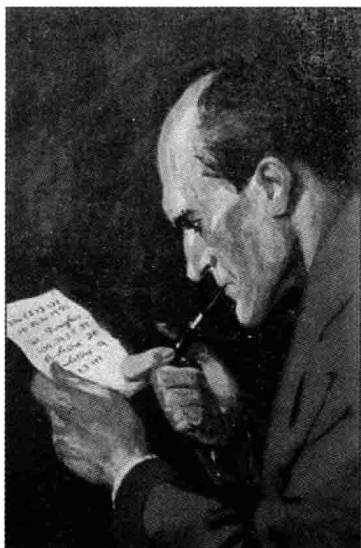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他为什么没有指出那本书？”

“我亲爱的华生，你天生的机灵和固有的灵巧让朋友们高兴，就凭这一点，你也肯定不会把密码和情报放在同一个信封里。如果信件投错，你就完了。实际上，必须两封信都出差错，才会产生危害。我们的第二封信现在早该到了，如果那封信不给我们带来进一步说明的文字，或者更可能的话，指出这些数字的那册书，我就会感到惊讶。”

正如福尔摩斯所料，没过几分钟，小听差比利就带着我们盼望的那封信出现了。

“笔迹相同，”福尔摩斯打开信封时说，“而且居然签了名，”他一边展开书信，一边兴高采烈地补充道，“嗨，华生，我们要有进展了。”然而，他瞥了一眼信的内容，表情又阴沉了起来。

“哎呀，这很令人失望！华生，我怕我们所有的期待都要变成泡影。但愿波洛克这个人不会遭到不幸。”





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(他说):

我不愿再干这件事了。太危险了——他怀疑我。我可以看得出他怀疑我。当我写下这个信封的姓名、地址,打算把密码答案送给你时,完全想不到的是,他居然来到了我身边。我及时盖住了信封。如果他看到,那会让我难以应对。但是,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出了疑虑。请烧掉那个密码信,因为现在可能对你毫无用处。

弗雷德·波洛克

福尔摩斯在手指间转动着这封信,坐了一小会儿,皱眉凝视着炉火。“毕竟,”他最后说道,“也许其中什么也没有,也许只是他良心有愧。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叛逆者,所以可能从另一个人的眼中看出了谴责的神情。”

“我想,另一个人就是莫里亚蒂教授。”

“一点不错!他们那伙人不管是谁提到‘他’,都知道指的是谁。对他们所有人来说,只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‘他’。”

“可他能做什么呢?”

“哼!这是一个大问题。当有欧洲一流主谋和你作对,他背后还有黑社会撑腰时,一切都可能会发生。不管怎样,朋友波洛克显然是吓得六神无主了——请把信纸上的笔迹和信封上的比较一下。他告诉我们,信封上的字是那个人不幸到来前写的,清晰有力。信纸上的字却几乎难以辨认。”

“他为什么写这封信呢?他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呢?”

“因为那样他怕我会追问,可能给他带来麻烦。”

“毫无疑问,”我说。“当然是。”我拿起原来那封密码信,皱眉看着。“料想这张纸上有重要秘密,却又无能为力识破,真让人气恼。”

福尔摩斯推开他一口未尝的早餐,点起索然寡味的烟斗,这是他沉思默想时的最佳伴侣。“我真奇怪!”他靠回身子,凝视着天花板说。“也许你那马基雅弗利的才智,漏掉了一些要点。让我们以纯推理来考虑这个问题。这个人指的是一本书。这是我们的出发点。”

“是一个有些模糊的出发点。”

“那让我们看看是否能缩小范围。当我把思想集中在这件事上时,它好像并不难理解。我们对这本书有什么线索吗?”

“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噢,噢,肯定不会那样糟。这封密码信开头是一个大大的534,不是吗?我们可以把这当成是一种假设,534就是密码出处的具体页码。因此,我们这本书已经变成了一本大书,我们肯定会有所收获。我们对这本大书的种类会有什么别的线索吗?下一个符号是C2,你对此作何解释呢,华生?”

“毫无疑问是第二章。”

“不太像是这样,华生。我相信,你会同意我的看法,如果给出了页码,章节就无所谓了。再说,如果534页才到第二章,那第一章的长度想必确实长得让人无法忍受。”

“是分栏!”我大声说道。

“真聪明,华生。今天上午,你才华横溢。如果它不是分栏,那我会大失所望。所以,现在你明白,我们开始想象有一本大书,每页分两栏印刷,每一栏都有相当的长度,因为在

这个文档里其中有一个词编的号是 293。我们已经达到推理所能提供的极限了吗？”

“恐怕我们已经达到了。”

“你确实委屈自己了。我亲爱的华生，再来一次才华横溢——再动一次脑筋！如果这是一本罕见的书，他早就会寄给我了。在他的计划受挫之前，他没有那样做，而是打算用这个信封把那个线索寄给我。他在短信里是这样说的。这似乎表明，这是他认为我自己不难找到的一本书。他有这样一本——而且他认为我也会有。简而言之，华生，这是一本非常普通的书。”

“你说的确实在理。”

“所以，我们已经把搜寻的范围缩小到了一本大书上，书分两栏印刷，而且是一本常用书。”

“《圣经》！”我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。

“好，华生，好！可是，要我说，还不够完全好！即使我接受对自己的称赞，几乎也难以列举莫里亚蒂同伙手边不大可能会有的任何一本书。再说，《圣经》的版本那么多，所以简直难以设想两个版本分页都相同。显然这是标准的书。他肯定知道他书上的 534 页和我书上的 534 页完全一致。”

“可是，符合这一点的书寥寥无几。”

“一点不错。我们的出路就在这里。我们的查找范围又缩小到了版本统一、人人都可能应该拥有的一本书。”

“火车时刻表！”

“华生，这有一些难点。火车时刻表的词汇简洁有力，但缺乏创见。词汇选择几乎难以传递一些普通消息。我们排除火车时刻表。出于同样的理由，恐怕字典也不适合。那还剩什么呢？”

“年鉴！”

“很好，华生！如果你还没有正中下怀，那我就错上加错了。是年鉴！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惠特克年鉴的有关情况吧。这是一本常用书。它有所需要的页数，分两栏印刷。尽管一开始词汇有所节制，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它快到结尾时非常啰唆。”福尔摩斯从办公桌上拿起这本书。“这是第 534 页第二栏，我发觉这是印刷非常充实的一栏，涉及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。华生，把这些词记下来！第十三个词是‘马拉他人’。我担心这不是一个非常吉利的开始。第一百二十七个词是‘政府’。尽管这个词对我们和莫里亚蒂教授都有些风马牛不相及，但至少有意义。现在让我们再试一下。马拉他政府会做什么呢？唉！下一个词是‘猪鬃’。我的好华生，我们完了！这下完了！”

尽管他说话时用的是开玩笑的腔调，但颤动的浓眉却露出了他的失望和恼怒。我坐在那里无可奈何、闷闷不乐，凝视着炉火。突然，福尔摩斯的一声惊叫打破了长久的沉默。他冲向小橱柜，手里拿着第二本黄色封面的书，走了出来。

“华生，我们要为过于时新付出代价！”他大声说道。“我们跑在时代的前面，所以常常会受到惩罚。今天是一月七号，我们非常适时地买了新年鉴。十有八九，波洛克是根据旧年鉴写成了这封信。毫无疑问，如果他写完那封说明信，他就会这样告诉我们。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第 534 页写了一些什么内容。第十三个词是‘There’，这就更有希望了。第一百二十七个词是‘is’——‘There is’，”福尔摩斯激动得两眼熠熠闪光，他清点那些词时，细瘦的手指因紧张而颤抖，“‘danger’，哈！哈！好极了！华生，把这记下来。



‘There is danger - may - come - very - soon - one’ (有危险——可能——很快——降临——一个人身上)。接着,还有‘Douglas’ (道格拉斯) 这个名字,——‘rich - country - now - at - Birlstone - House - Birlstone - confidence - is - pressing’ (富绅——现在——伯尔斯通村——伯尔斯通庄园——确信——迫在眉睫)。好了,华生! 你认为纯推理和它的成果怎么样? 如果蔬菜水果店有桂冠花环这种东西,我就会派比利去买一顶来。”

他在破译那个奇怪的消息时,我目不转睛,在膝盖上把它草草记在了一张大页书写纸上。

“他表达意思的方法是多么奇怪杂乱!”我说。

“正好相反,他做得妙不可言,”福尔摩斯说。“当你只在一栏中搜寻那些用来表达自己意思的文字时,你几乎难以指望找到你想要的每个词。你肯定要留下一些东西,让收信人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。这封信的主旨一清二楚。某种暴行是针对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,无论这个人可能是谁,信上说他是一个富有的乡绅。他确信——他无法找到‘confident’,而‘confidence’接近这个词——因为事情迫在眉睫。这就是我们的成果——而且是一点非常精巧的分析!”

福尔摩斯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,即使他为没有达到自己渴望的高水准而黯然神伤,但对自己取得较好的成效还是会有一种不带个人成见的喜悦。当比利推开门,把伦敦警察厅的麦克唐纳警官引进屋里时,福尔摩斯还在为自己的成功暗自发笑。

那还是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期,当时亚历克·麦克唐纳远没有像现在这样闻名全国。尽管他年轻,却是一名值得信赖的侦探,因为他在经手的好几桩案子中出类拔萃。他高大骨感的体形给人一种体力过人的希望,硕大的颅骨和深邃亮泽的眼睛更清晰地表明他具有敏锐的智力,这种智力从他的浓眉后面闪烁出来。他沉默谨慎,性格顽强,带有生硬的阿伯丁人的口音。

福尔摩斯已经帮他办成了两桩案子。福尔摩斯对自己的唯一奖赏就是用智力排忧解难得到的喜悦。正因为这样,这个苏格兰人对他的业余同行怀有深深的友爱和尊敬之情,而且每次遇到什么困难,他就通过坦率请教福尔摩斯表现出来。庸才只知道自己最高明,但有才能的人会马上认出比自己出色的人。尽管麦克唐纳有才,但他明白向福尔摩斯求助绝不耻辱,因为无论是在才能上还是在经验上,福尔摩斯在欧洲都已经是无与伦比。福尔摩斯不善交友,但他对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非常宽容,而且每次见到麦克唐纳,他都面带微笑。

“你来得真早,麦克先生,”福尔摩斯说。“祝你走运。我担心又发生什么案子了吧?”

“福尔摩斯先生,我在想,如果你不说‘担心’,而是说‘希望’,会更接近事实。”这个警官面带会意的笑容答道。“好,也许一小口酒就会驱走清早湿冷的寒气。不,我不



抽烟,谢谢你。我必须得赶路,因为案发后最初的时刻非常宝贵,你自己最清楚。可是——可是——”

警官突然停下来,面带非常惊愕的神情盯着桌上的一页纸。这是我草草记下密码信的那张纸。

“道格拉斯!”他结结巴巴地说。“伯尔斯通!福尔摩斯先生,这是什么?棒极了,这真是魔法!好极了!你是从哪里得到那两个名字的?”

“这是我和华生医生有必要破译的一个密码。可是,为什么——这两个名字出了什么错?”

警官茫然而又惊讶地看看我,又瞧瞧福尔摩斯。“是这样,”他说,“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昨天晚上被人残杀了!”

二 福尔摩斯的讲述

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时刻,我的朋友为此而存在。要说这个惊人的消息使他大吃一惊或兴奋,那会夸大其辞。尽管在他的非凡性情中没有一点残忍,但由于长期过度兴奋,毫无疑问他会变得无情。然而,即使他的感情淡漠,他的理性洞察力还是异常活跃。当时听到这个简短的消息,我自己没有感到一点恐怖,但他的脸上露出了相当镇定从容的关切之情,就像化学家看到结晶体从过饱和溶液中分离出来似的。

“不寻常!”他说。“不寻常!”

“你似乎并不吃惊?”

“麦克先生,尽管关切,但几乎并不吃惊。我为什么要吃惊?我收到了来自一个地区的一封匿名信,我知道这封信非常重要。它警告我说危险会威胁某个人。不出一小时,我就获悉这个危险居然成为现实,那个人死了。我非常关切,但像你看到的那样,我并不吃惊。”

他用简短几句话把这封信和密码向警官解释了一下。麦克唐纳两手托着下巴坐在那里,两道黄棕色的浓眉皱成了黄黄的一团。

“我今天早上打算去伯尔斯通,”他说。“我来是问你们——你和你这位朋友——是否喜欢和我一起。但是,从你说的话来看,我们也许在伦敦会做得更好。”

“我不这样认为,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见鬼,福尔摩斯先生!”警官大声喊道。“一两天后,报纸上就会登满伯尔斯通之谜。可是,如果在罪行发生之前,就有人在伦敦预报,那还有什么谜呢?我们只要抓住那个人,其他的一切就明白了。”

“毫无疑问,麦克先生。可是,你打算怎么抓住这个所谓的波洛克呢?”

麦克唐纳翻了翻福尔摩斯递给他的那封信。“是在坎伯威尔寄的——那对我们没有多大帮助。你说名字是虚构的。当然不会有有多大进展。你不是说你曾给他送过钱吗?”

“送过两次。”

“怎么送的?”

“把钞票寄到坎伯威尔邮局。”



“你设法去看过是谁取走的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警官一副吃惊的样子，而且有点儿震惊。“为什么没有？”

“因为我总是守信。他第一次写信时，我就答应过不会去设法追踪他。”

“你认为他背后有人吗？”

“我知道有。”

“是我曾经听你提到过的那位教授吗？”

“完全正确！”

麦克唐纳警官微微一笑，向我瞥了一眼，眼皮微微颤抖。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不会瞒你，我们刑侦部认为你对这位教授有一点偏见。我对这件事亲自作过一些调查。他好像是一个非常可敬、博学多才的人。”

“我很高兴你们竟然赏识这个天才。”

“哎呀，你不能不赏识！听到你的看法后，我决定去看看他。我和他聊过日食。我想不起来是怎么聊到那上面的，但他拿出了一个反光灯和一个地球仪，马上就说得一清二楚了。他借给了我一本书，但我并不介意说，尽管我在阿伯丁受过良好教育，我还是有点看不懂。他瘦削的面容、灰白的头发和说话时严肃的神情，完全可以做一名牧师。我们分别时，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，就像你走出家门、进入冷酷无情的社会之前父亲为你祝福那样。”

福尔摩斯轻声笑了笑，搓了搓双手，说道：“了不起！了不起！麦克唐纳朋友，告诉我，这次愉快动人的会见，我想，是在教授的书房里吧？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是一个精美的房间吧？”

“非常精美——确实非常美观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

“你是坐在他的写字台前面吗？”

“正是这样。”

“是太阳照着你的眼睛，他的脸在暗处吗？”

“噢，是在傍晚，但我注意到灯光照在了我的脸上。”

“会是这样。你碰巧观察到教授头顶上方的一幅画了吗？”

“我不会漏过多少，福尔摩斯先生。也许那是我从你那里学来的。是的，我看到了那幅画——是一个年轻女人，两手托着头，从侧面窥视着你。”

“那幅画是让·巴普蒂斯特·格勒兹画的。”

警官尽力露出关切的神情。

“让·巴普蒂斯特·格勒兹，”福尔摩斯指尖对指尖，靠回椅子，接着说道，“是一位法国画家，1750年到1800年之间享有盛名。当然，我是指他的绘画生涯。同时代的人对他评价很高，现代评论对他评价更高。”

警官眼睛变得发滞。“我们最好不——”他说。

“我们正在那样做，”福尔摩斯打断说。“我所说的这一切都和你称为‘伯尔斯通之谜’的案件有非常直接和至关重要的关系。事实上，它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这一案件的中心。”

麦克唐纳微弱地笑了笑，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我。“福尔摩斯先生，在我看来，你的



思想转得有点太快了。如果你遗漏一两个环节,我就无法了解这个缺口。这个去世的画家究竟和伯尔斯通事件有什么联系?”

“一切知识对侦探都有用,”福尔摩斯说。“1865年,格勒兹的一幅名为《牧羊少女》的画在波塔利斯拍卖到了一百二十万法郎——四万多英镑——即使这种琐碎小事,也可能引起你一连串的沉思。”

显然就是这样。警官确实露出了关切的神情。

“我可以提醒你,”福尔摩斯接着说道,“教授的薪水可以从几本可靠的参考书中查明。每年是七百英镑。”

“那他怎么能买——”

“正是这样!他怎么能买得起?”

“唉,这值得注意,”警官若有所思地说。“继续讲下去,福尔摩斯先生。我就爱听。这很好!”

福尔摩斯微微一笑。他受到真正赞美时总是感到激动——具有真正艺术家的特征。“去伯尔斯通的事怎么样?”

“我们还有时间,”警官瞥了一眼手表说。“我有一辆马车等在门口。我们用不了二十分钟就会到维多利亚车站。可是,说起这幅画,福尔摩斯先生,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一次,你从未见过莫里亚蒂教授。”

“对,我从未见过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他房间里的情况呢?”

“啊,这是另一回事。我曾经到过他的房间三次,两次是以不同的借口等他,还没等他回来,我就离开了。还有一次——噢,我简直无法告诉一名官方侦探。那是最后一次,我冒昧地匆匆检查了一下他的文件,得到了最意想不到的结果。”

“你发现了什么泄密的東西吗?”

“完全没有。正是这让我感到惊奇。不过,你现在已经看到这幅画的寓意。它表明莫里亚蒂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。他是怎么获得财富的呢?他是单身。他的弟弟是英格兰西部的一个站长。他的教授职位每年价值七百英镑。而他居然有一幅格勒兹的画。”

“噢?”

“这一推论,肯定就清楚了。”

“你是说他有一大笔收入,这笔收入他一定是以非法手段得来的?”

“完全正确。当然我还有其他理由这样想——许多蛛丝马迹隐约通向蛛网中心,这个毒虫却一动不动潜伏在那里。我只提到格勒兹画,因为这个东西你已经亲眼看到了。”

“好了,福尔摩斯先生,我承认你说的非常有趣,不只是有趣,而且非常奇妙。但是,如果你能说得再清楚点儿,我们就明白了。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?是伪钞、造币还是盗窃?”

“你看过乔纳森·怀尔德的故事吗?”

“噢,这个名字听上去非常熟悉。他是一本小说里的人物吧?我对小说里的侦探们不大感兴趣——这些家伙做什么事,从来不让别人明白他们是如何做的。那只是灵感,而不是办案。”



“乔纳森·怀尔德不是侦探，也不是小说里的人物。他是一个犯罪头子，生活在上世纪——1750年左右。”

“那他对我毫无用处。我是一个务实的人。”

“麦克先生，你一生做得最实用的事就是要闭门读书三个月，每天看十二小时犯罪史。一切事情都是周而复始的——即使莫里亚蒂教授，也是这样。乔纳森·怀尔德是伦敦罪犯们的幕后推手，因为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组织势力卖给那些罪犯，收取百分之十五的佣金。旧车轮转动，转回来的还是同样的轮辐。以前发生的一切，将来还会发生。我要告诉你一两件有关莫里亚蒂的事情，它可能会让你感兴趣。”

“你讲的确实会让我感兴趣。”

“我碰巧知道谁是他的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——链条的一端是这个罪恶之人，另一端则有上百个破罐破摔的打手、扒手、勒索犯和扑克牌赌棍，中间还有形形色色的犯罪。他的参谋长是塞巴斯蒂安·莫兰上校，他超然警觉，所以法律对这个参谋长像对他本人一样无可奈何。你认为莫里亚蒂给他多少钱呢？”

“我洗耳恭听。”

“一年六千英镑。这是费尽心机的代价，你明白——这是美国的商业原则。我获悉这个详情，完全出于偶然。这比首相的收入都多。这可以让你了解莫里亚蒂的收入和他从事活动的规模。还有一点：我最近曾经有意搜集了莫里亚蒂的一些支票——只是他用来支付家用的清白的普通支票。这些支票是从六家不同的银行支取的。这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呢？”

“当然是可疑的印象了！可是，你从这一点能推断出什么呢？”

“他不想让人议论他的财富。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钱。我确信他开有二十个银行账户。他在国外的大多数财产很可能存在德意志银行或利翁内信用社。有朝一日，当你能有一两年时间空闲时，我建议你研究一下莫里亚蒂教授。”

随着谈话继续下去，麦克唐纳警官渐渐留下了越来越深的印象。他兴致勃勃，听得出神。现在他那务实的苏格兰才智又使他马上转回到了目前的案子上。

“他可以存在任何一家，”他说。“你讲这些轶闻趣事让我们偏离了话题，福尔摩斯先生。真正重要的是你说的：那位教授和这个罪案有牵连。就是你通过波洛克那个人收到的前兆警报。为了目前的实际需要，我们可以比那再进一步吗？”

“我们可以推测一下犯罪的动机。我从你原来说的情况推断，这是一桩莫名其妙、或者至少难以解释的凶杀案。现在，就像我们怀疑的那样，假定犯罪的根源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动机。首先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莫里亚蒂用一种铁腕统治手下，纪律严明。他的法规里只有一种惩罚，那就是死亡。现在我们可以假定，这个被害人——这个道格拉斯以某种方式背叛过他的首领，这个首领的一个部下却知道了道格拉斯渐渐逼近的厄运。接踵而来的就是对他的惩罚，而且所有的人都会知道——就是要让他们都感到死亡的恐怖。”

“好，这是一种建议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

“另一种建议是按照事情的常规做法由莫里亚蒂策划的。发生抢劫了吗？”

“我没有听说。”

“当然，如果是这样，那就违背第一种假设，合乎第二种假设。莫里亚蒂可能是在分了部分赃物的约定下参与策划，否则就是有人给他一大笔钱让他设法做成这件事。”



两种假设都有可能。可是,无论可能是哪一种,或者还有第三种可能,我们都必须到伯尔斯通去寻找解决方案。我对我们这个人太了解了,他不会在这里留下能让我们跟踪他的任何线索。”

“那我们必须去伯尔斯通!”麦克唐纳从椅子上跳起来,大声说道。“哎呀!这比我想的要晚。先生们,我可以给你们五分钟时间准备,就这样。”

“对我们俩足够了。”福尔摩斯说着,一跃而起,匆匆脱下晨衣,换上外套。“麦克先生,我们上路时,请你把所有的一切好好告诉我。”

“所有的一切”却寥寥无几,让人失望,但它足以使我们确信,我们面前的案子可能非常值得专家密切关注。福尔摩斯听那些不大详尽却值得注意的细节时,面露喜色,搓揉着两只瘦手。一连几个漫长枯燥的星期过去了,现在终于有了一个适当目标来发挥他的那些非凡才能。这种非凡才能像一切特殊天赋一样,当它没有用武之地时,会变得让它们的主人感到厌倦。敏锐的头脑也会因怠惰而迟钝生锈。

福尔摩斯碰到要求他破的案子时,眼睛熠熠闪光,苍白的脸颊露出暖色,热切的脸庞神采奕奕。他倾身向前坐在车里,专心致志倾听麦克唐纳对这个案子的简单叙述。这个案子在苏塞克斯等着我们。警官对我们解释说,他自己是根据一份草草写成的报告讲的。这份报告是清晨时分通过送牛奶的火车转给他的。地方官怀特·梅森是他的朋友,因此在首都以外的地区需要他们援助时,麦克唐纳总是比伦敦警察厅得到通知要快得多。这是一桩非常棘手的案子。这种案子通常需要大城市的专家去主持。



亲爱的麦克唐纳警官(他念给我们的信上说):

正式请求你帮助的信装在不同的信封里。这封信是写给你这个私家侦探的。打电报通知我,你坐早上哪一班火车可以到伯尔斯通,我会去迎接——如果我太忙,就派人去接。这个案件不同寻常。要马上起程。如果你能把福尔摩斯先生带来,就请带来,因为他会发现一些合他心意的事。如果不是其中有一个死人,我们就会以为整个案子已经戏剧性地解决。哎呀!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案子。

“你的朋友似乎并不愚蠢,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对,先生,如果我是裁判,怀特·梅森就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。”

“噢,你还有其他事情要说吗?”

“我们见面时,他会把每个细节都告诉我们。”

“那你是怎么了解道格拉斯先生和他遭到残杀的事实呢?”

“那是随信附上的正式报告里说的。报告上没有说‘残忍’,那不是公认的正式术语,而是说死者名叫约翰·道格拉斯。报告提到他被猎枪打中,伤在头部,还提到案发时间是接近昨天午夜时分。报告补充说这个案件无疑是一桩谋杀案,但还没有逮



捕任何人。这个案子具有非常复杂和离奇的特征。福尔摩斯先生，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情况。”

“那么，麦克先生，如果你许可，我们就到这里。材料不足，过早定论，是我们工作的克星。目前我只能看到两件事——伦敦的大主谋和苏塞克斯的死者。我们要追踪的是两者之间的联系。”

三 伯尔斯通惨案

现在我要请求暂时移交无关紧要的人物，描述我们到达案发现场前发生的事情，这些事情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让读者了解有关人物和决定他们命运的奇特地方。

伯尔斯通是一个小村，位于苏塞克斯郡北部边境，有一片非常古老的半木制房屋。几百年来，它都没有变化，但近几年它如画的风光和独特的位置吸引了许多富裕的居民，他们的别墅在周围的森林中隐约可见。当地认为这些森林是威尔德大森林的最边缘，因为大森林延伸到北部石灰石开阔高地，变得越来越稀少。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，许多小商店应运而生，因此伯尔斯通可能会很快从古老小村发展成现代城镇，这似乎前景在望。它是一个相当大的乡村地区的中心，因为相距最近的重要地方唐布里奇韦尔斯市，离这里十一二英里，向东延伸到肯特郡边境。

古旧的伯尔斯通庄园离城镇大约半英里，位于一座古老园林，以高大的山毛榉树而闻名。这座古老建筑的一部分可以回溯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，当时雨果·德·坎普斯在英王赐给他的这个庄园中央建起了一座小城堡。一五四三年，这座城堡毁于火灾。詹姆斯一世时代，一座砖瓦房又在这座封建城堡的废墟上建起，其中一些已被熏黑的四角基石也派上了用场。

庄园的房子有许多山墙和菱形小格玻璃窗，仍然酷似十七世纪初建造者遗留下的那个样子。在原来卫护更有尚武精神的先辈们的两道护城河中，外河已经干涸，屈尊作了菜园。内河仍在那里，尽管现在只有几英尺深，但还有四十英尺宽，环绕整个房子。一条小溪流经此处，继续向远处流去，因此尽管混浊，但从不像水沟那样不卫生。房子底层的窗户离水面不到一英尺。

进入庄园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座吊桥，吊桥的铁链和绞盘早已生锈毁坏。然而，这座庄园的新住户具有独特的精力，重又把它修复，所以吊桥不但可以吊起，而且实际上是，每天晚上吊起、早上放下。这样就恢复了旧封建时代的习俗，夜间庄园变成了一座孤岛——这个事实和马上引起整个英国关注的这一案件息息相关。

这座房子无人租赁已经有些年头了，道格拉斯一家购买时，就有要变成废墟的危险。这个家庭只有两个人——约翰·道格拉斯和他的妻子。道格拉斯在品质和外貌上都不同凡响。他大概有五十岁左右，结实的下巴，粗犷的面容，灰白的胡须，灰色的眼睛特别敏锐，体形瘦长结实，体力和活跃不失年轻时的风采。尽管他对所有人都愉快和蔼，但他的举止却有些唐突，给人的印象是，他曾经体验过远远低于苏塞克斯郡社会阶层的生活。